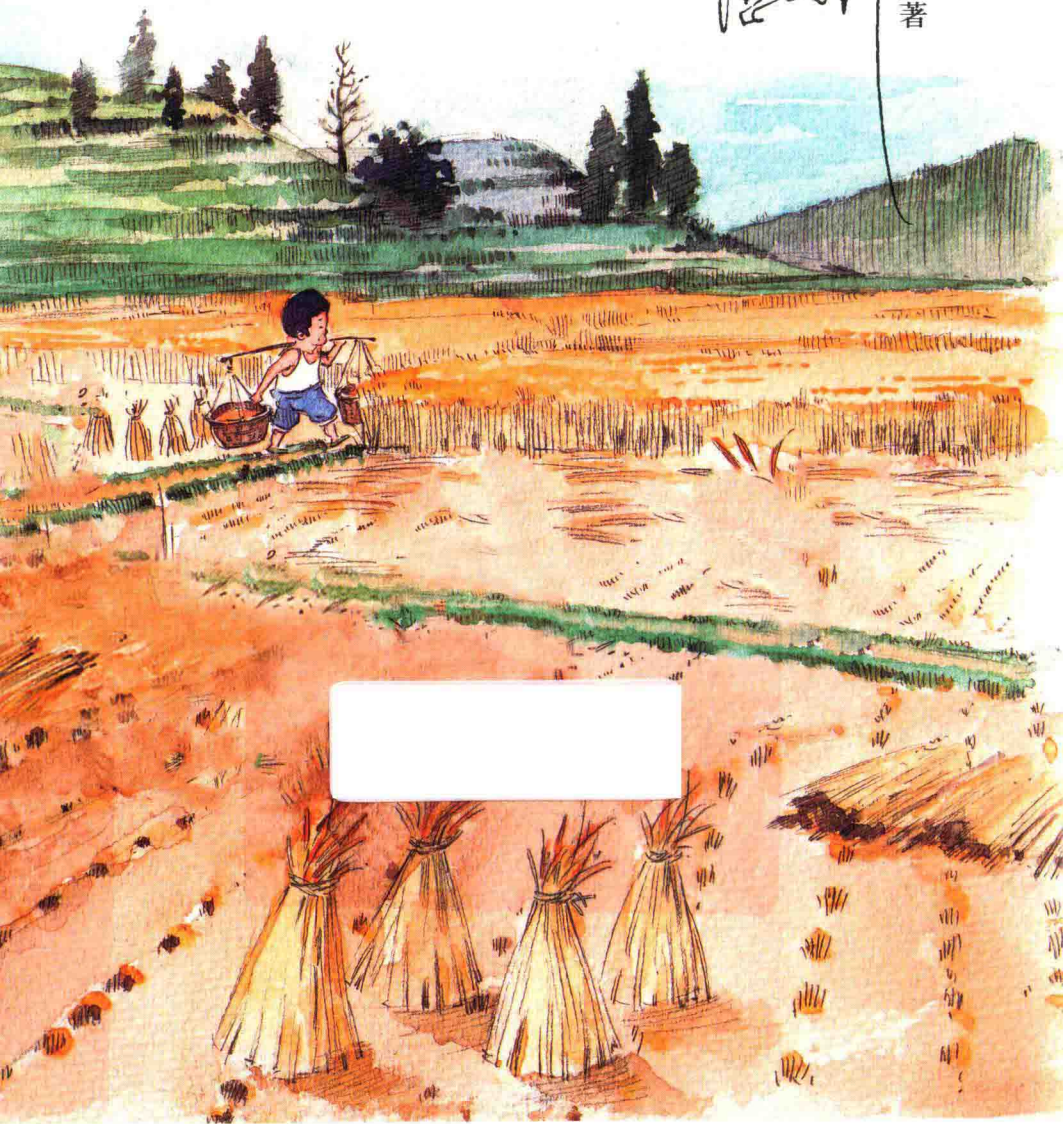


曹文轩自选集

忧郁的田园

曹文轩 著



曹文轩 (90%) 曹文轩自选集

曹文轩 (90%) 曹文轩自选集

曹文轩 (90%) 曹文轩自选集

曹文轩 (90%) 曹文轩自选集

曹文轩 (90%) 曹文轩自选集

曹文轩 (90%) 曹文轩自选集

曹文轩自选集

忧郁的田园



曹文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郁的田园: 曹文轩自选集 / 曹文轩著; 胡少卿
选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04-5995-5

I. ①忧… II. ①曹… ②胡… III. ①儿童小说—中
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
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5885号

忧郁的田园: 曹文轩自选集

作 者: 曹文轩

选 编: 胡少卿

责任编辑: 钟振奋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24 千字 印张: 21.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995-5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解读四个成语(代序)

1

辑一

中短篇小说

月白风清 8

暮色笼罩下的祠堂 21

网 31

泥鳅 46

白栅栏 61

忧郁的田园 81

蓝花 102

阿维 115

第十一根红布条 133

枪魅 142

甜橙树 152

目 录

白雀(上) 166
白雀(下) 225
细马 197
染坊之子(上) 247
染坊之子(下) 272



辑二

长篇小说节选

白雀(上) 166
白雀(下) 225
细马 197
染坊之子(上) 247
染坊之子(下) 272

辑三

散文随笔

柿子树

298

关于名字的随想

306

「细瘦的洋烛」及其他

313

面对微妙

330

附录：曹文轩出版年表

340

解读四个成语

曹文轩

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生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

由于永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永无止境的创造生命的冲动，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丰富的、灿烂辉煌的精神世界——第二世界。上帝创造第一世界，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我们要丢下造物主写的文章去写另一篇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文章。上帝是造物主，我们就是“准造物主”。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喧嚣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虚空，是“无”。但我们要让这白色的虚空生长出物象与故

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我们可以对造物主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空虚、无，就像一堵白墙——一堵高不见顶、长不见边的白墙。我们把无穷无尽、精彩绝伦、不可思议的心象，涂抹到了这堵永不会剥落、倒塌的白墙上。现如今，这堵白墙已经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上面有天堂与地狱的景象……这个世界已变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也可能是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赋予一切可能性以形态。这个世界的唯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而只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

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的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就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而这一思想最富个性的表述是由纳博科夫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那不是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镜，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个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

故弄玄虚

要体会这个成语，可以回味一下两个早被就听得耳朵起了老茧的作

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意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人们人头攒动地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微弱的眼睛去凝视别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自己的一套——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

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象。

我同意这种说法，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而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更值得我们注意。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世界正在“石头化”。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玄想——故弄玄虚，我们是否应该得到一些启发：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启动自己关注一些玄虚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的功能？

坐井观天

我们假设，这个坐井者是个智者，他将会看到什么？坐井观天，至少是一个新鲜的、常人不可选择的观察角度，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会为我们提供另一番观察的滋味与别样的结果。

什么叫文学？

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那个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的，那么他在实质上就不能不坐井观天。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许多年前，一个打工的女孩经常来北大听我的讲座，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在冬天的晚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帮家里洗碗。我觉得这太奇怪了。洗碗是我们很多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才发明了洗碗机嘛。她解释道，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连几分钱一盒的蛤蚧油都买不起，于是，她想通过洗碗在干燥的手背上找到一点点油腻的感觉。我敢断言，这种经验是她个人所独有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意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红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出，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写“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写集体性的记忆：戴帽子游街的“文化大革命”、批斗的“文化大革命”、蹲牛棚的“文化大革命”。但其实，不同人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一样的。《红瓦》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但绝不是现在一般作品中所记忆的集体性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才十一岁，刚上中学。我的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语文老师。她领着我们一群孩子过长江到上海去串联，途中要经过苏北小城南通。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世界沦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为人流滚滚，我们小孩子经常被挤丢。老师很着急，用张艺谋的电影来讲，“一个都不能少”。她经常是找到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又没了，让她非常紧张。于是，她在街头给我们每个小孩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种用塑料做的鸟，灌上水，鸟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对着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动，会发出一种欢鸣的声音。她告诉我们，如果谁掉队了，就站着别动，吹水鸟，她就会循着声音去找。这样的效果很好。当时，男孩女孩全拿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风景线。

后来，我们这个串联小分队得到了一张集体船票，准备坐“东方红一号”轮船到上海。码头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乱。老师知道把一个队伍

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于是，她让大家上船以后在大烟囱下集合。队伍哗的一下散掉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开始拼命吹水鸟，但是没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很焦虑。吹了很久，远处终于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有多么激动，就像一个地下党员跟组织接头，接了好久没接上，现在终于接上了。然后，我吹一个长声，他就吹一个长声；我吹一个短声，他就吹一个短声；我吹一长一短，他也吹一长一短——像两只小鸟在一起合鸣。

后来，我上了船，到了大烟囱下，却发现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东方红一号”缓缓离开江岸，向江心开去。我到处找大家，不停吹水鸟，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后回到大烟囱下，依然没有一个人。这时，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十一岁的只去过县城两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黄昏，一个人在长江之上，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当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趴在栏杆上哭，不是那种悲愤的号啕大哭，好像哭声中还带着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看着眼泪随着风儿飘忽摇摆，我觉得很好玩，就再哭；哭累了，就在大烟囱下睡着了。睡到深夜，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就拿起水鸟接着吹。这时，隐隐约约觉得一个苍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鸟呼应我。我怀疑这是幻觉，摸摸头上的帽子，再摸摸身边的行李，确信这是真的，于是便拼命地一边吹一边往船尾跑，那个人也拼命向我这里跑。最后，我们会合了。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竟是一个女同学，而且，最让人尴尬的是，那个女孩是自从我上初中以后全班同学拿她和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孩……

这就是我的“文化大革命”。

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留给我们“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无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

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际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冲刷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普鲁斯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他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的心理，等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用了许多文字写人在不同姿势之下会对时间产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觉：当身体处于此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饭后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儿，那姿势同睡眠时的姿势相去甚远……”他发现姿势奥妙无穷：姿势既可能会引起感觉上的变异，又可能是某种心绪、某种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鲁斯特养成了一个分析人姿势的习惯。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他发现格朗丹进进出出时，总是快步如飞，就连出入沙龙也是如此。原来此公长期好光顾花街柳巷，却又怕人看到，因此养成了这样步履匆匆的习惯。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他是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特殊的一类知识分子。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儿，是一种特别的活儿。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消失。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说得千真万确。

春风白日

月白风清

秋天的深夜。

田野间的一条大路正中间，盘腿坐着一个叫九瓶的孩子。他困倦却又有点儿紧张地在等待着一支“送桩”的队伍。他知道，他们肯定会从这条大路的尽头过来的。

这地方，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新舍落成、大船下水、插秧开镰，都各有一套习俗。许多别具一格的仪式和特别的活动，都有别样的味道与情趣，并极有想象力。其中一项叫“送桩”。

这宗活动究竟是谁发明的，又始于何年，这里的人已经不是很清楚了，但这活动却一直未曾中断过。

这一活动的全部目的在于：叫一个久未开怀的女人生养一个男孩。

这台大戏由十六个大汉唱演。或许是嘴馋了想打牙祭，或许是真的同情那横竖生不出孩子的人家，在向主人表示了愿意出力又得主人默许后，经过一番精心策划，这十六个大汉趁着夜色去一个姓成的人家悄悄偷了拴公牛的牛桩，然后用红布仔细裹好，放在一只大盘中，令一人捧着，其他各位前后保卫，在夜幕的掩护下送给这户不生养的人家。主人家早在家中静悄悄地等着。送桩队伍到了，又是一套仪式，等将这用红布包着的牛桩放在床的里侧之后，就听主人说：“开席！”那十六个汉子一律被奉为上宾，酒席恭维，叫他们狂饮饱啖，直至酩酊大醉，倒的倒，闹的闹，钻桌底的钻桌底。据讲，那女人当年就可开怀，并且生下的一定是个白胖小子。事实是否如此，无人论证，但都说极灵。至于为什么偷人家牛桩，大概是因为牛桩这一形象可作为男性的某个象征吧。至于为什么又一定要偷姓成人家的牛桩，估计是沾一个“事竟成”的美意。源远流长的民间活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但很少会有人想起去研究它的出处和含义的。

就在这天，九瓶放学回家，正在院子里抽他的陀螺，就听母亲对父亲低声说：“二扣子他们几个，要给东边二麻子家送桩呢。”“哪天？”“说是后天，后天是个好日子。”“怎么漏了风声？要是有人去劫桩，不就白摆了两桌酒席了？”母亲说：“不知道是怎么走漏风声的……”她望了一眼门外，“劫桩比送桩还灵呢。他三舅那年劫了人家的桩，送给他二舅家，当年不就得了阿毛！”转眼看见了九瓶，她忙叮嘱道：“别出去乱说，乱说撕你嘴！”

九瓶正一门心思地在抽他的陀螺，母亲的话像风一样从他的耳边刮过去了，他依然抽他的陀螺。

他的陀螺很丑，是自己用小刀刻的，刀也没有一把好刀，因此看

忧郁的田园

上去，那只陀螺就像狗啃的。抽陀螺的鞭子，说是鞭子，实际上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捡来的人家扔掉的一根烂裤带。那裤带拴在一根随手捡来的还有点儿弯曲的细棍上。九瓶买不起陀螺，哪怕只是五分钱一只的陀螺。九瓶不好意思在学校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玩他的陀螺。在学校，他只是看别人玩陀螺。那些陀螺是彩色的，一旦旋转起来，那些线条，就会旋成涡状，十分好看。一片大操场，几十只五颜六色的陀螺一起在旋转，仿佛开了一片五颜六色的花。鞭子抽着那些陀螺，发出一片“啪啪”响，没看到的还以为是放爆竹。那场面会看得九瓶心突突跳。但他却装着并不十分感兴趣的样子。他摸摸书包中自己的那只拿不出手的陀螺，咽了咽唾沫，仰着脸，背着手，哼着歌上厕所去了。没有尿，就站在尿池旁看天上的鸟，等尿一滴一滴地流出来。

现在，九瓶在院子里使劲地抽着他的陀螺。他已憋了一整天了。

九瓶将院子里抽得灰蓬蓬的。

陀螺在泥灰里旋转着……

“……劫桩比送桩还灵呢……”

这聚精会神抽陀螺的孩子，耳朵旁莫名其妙地响起这句话来。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并未看到母亲——她早和父亲进屋里去了。

后来，这孩子的注意力就有点儿集中不起来了，地上的陀螺也就转得慢了下来。

一个念头像一条虫子钻进了他的脑子。

陀螺慢得能让人看到它身上的一个小小的疤痕了。它有点儿踉踉跄跄。他手中的鞭子有一搭无一搭、很稀松地抽着。陀螺接不上力，在挣扎着。他再也无心去救它。它终于在灰尘里倒了下去。

他呆呆地站在院子里，鞭子无力地垂挂在他的手中。

吃晚饭了。一盏小煤油灯勉强地照着桌子。

桌子上很简洁，除了一碗碗薄粥，就是桌子中间的一碗盐水。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似乎多得数不过来的兄弟姐妹，人挨人地围

着桌子。喝粥的声音、嚼盐水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听起来像是风从枯树枝间走过。

今天，九瓶与家人喝粥、嚼盐水的节奏似乎不太一样，要迟钝许多。像有十几架风车在“呼呼”地转，转得看不见风叶，但其中有一架不知是因为什么，转也转，但转得颇有点儿慢，那风叶，一叶一叶地在你眼前晃过。

一忽儿，大家都吃完了饭，九瓶却还没有丢碗。

母亲收拾着碗筷，顺手用一把筷子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快吃！”

他大喝了几口，抬头问：“妈，劫桩比送桩灵吗？”

母亲疑惑地：“你问这个干吗？”

九瓶低下头去，依然喝他的粥。

晚上，九瓶坐到了屋前的池塘边。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一个念头在蠢蠢地生长着。

月亮映照在池塘里。水里也有了一个月亮。有鱼跃起，水晃动起来，月亮就在水里一忽儿变圆，一忽儿拉长。

来了一阵凉风，这孩子浑身一激灵，那个念头就一下蹦了出来：我要劫桩！

这念头的蹦出，就好像刚才那条鱼突然从水中蹦出一样。本在心里说的话，但他却觉得被人听见了，赶紧转头看了看四周……

“送桩”必需秘密进行。因为万一泄露天机，让别人摸清了送桩人的行动路线，只需在路上的一个隐秘处悄悄放一根红筷或一枚铜板，送桩队伍踏过之后，那牛桩上的运气、喜气就会全被劫下了。

九瓶还是孩子，他还根本不明白也不关心女人们的生养之事，更无心想到自己日后也要捞个儿子，只知道这事一定妙不可言，一定会给这个人家带来什么吉利和幸事，不然主人干吗花了那样的大价钱仅仅为了获得一根破牛桩还乐颠颠的呢？

这孩子将牛桩抽象成了幸福与好运。